



江国香织

号泣する
準備はできていた
直木奖获奖作

好想
痛痛快快
哭一场

原来，可悲的并不是口角
而是和解
两个人在一起
却比一个人更寂寞

好想
痛痛快快
哭一场

〔日〕江国香织 著 李炜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好想痛痛快快哭一场 / [日] 江国香织著; 李炜译.

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3.9

ISBN 978-7-5442-6098-5

I. ①好… II. ①江…②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日本—现代②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258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1-043

Gôkyû suru Jumbi wa Dekiteita

Copyright © 2003 by Kaori EKUN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 Tokyo.

Akai Nagagutsu

Copyright © 2005 by Kaori EKUN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by Bungeishunju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ori EKUNI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好想痛痛快快哭一场

[日] 江国香织 著

李炜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
特邀编辑 朱文婷 陈文娟

装帧设计 韩 笑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
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8.25

字 数 170 千
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098-5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1	隔阂
13	如果洋一也能来该有多好
25	陀螺妻子
35	干巴巴的饼干
46	破损
56	不知是哪儿的地方
67	发香烟的少女
77	热带夜
87	前进，或者在别人看来正在前进
97	手
105	住宅小区
115	好想痛痛快快哭一场
126	红靴子

隔阂

裕树把车停在家门前。这里是车流量很小的住宅区，路也比较宽，所以没有问题，至少车的外侧有足够的空间。他注意到关掉汽车引擎到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隔了几秒钟。那是志保为了坚定下车的决心需要的几秒钟。志保现在绕到驾驶座的一侧，把头探进后座的车门，正在取一个大箱子。那个用淡黄包装纸包着的箱子上系着粉红的宽丝带。

“为什么不下车？”

志保抱着箱子嘟哝了一句。裕树觉得她的声音中没有不自然的因素，也没有焦躁的成分，似乎不带感情。即便带有什么感情，自己也无法理解。

“下车。”裕树回答着下了车。他看见对面房子的阳台上正晾晒着橡胶潜水服和脚鳍，不禁露出微笑，心想，对面的男孩在我结婚离开家的时候还是个初中生，不知不觉竟然到了潜水的年龄。

“笑什么？”

这次，志保的声音中微微掺杂着一丝焦躁。

“我不能笑吗？”

志保没有理睬裕树。

进了大门，穿过能充分体现园丁的技术和细心照料的庭院，裕树觉得此刻的步调简直像要去参加葬礼。硕大的枇杷树上果实累累，压弯了树枝。

裕树还清楚地记得志保轻快地跳过院子里的踏脚石的情景。

“小时候，你就是这样跳来跳去的？”

那时志保转过头，用开玩笑似的口气说。当时她的笑脸上充满爱意，那笑容甚至能感染周围的人。

“离婚的事，今天先不提。”

在拉门前停下脚步，志保又重复了一遍两人出门前已商量好的事，然后把抱在怀里的箱子塞给裕树，轻轻吸了一口气，拉开拉门。

“大家好。”

志保的声音如此明快，裕树有些佩服她了。母亲从厨房里出来，妹妹从二楼走下来，门口立刻充满欢迎声、寒暄声和笑声。这是由女人们进行的、专为女人设定的仪式。

“这个给你。”

裕树把系着丝带的大箱子递给妹妹。

“在睡觉？”

志保指着二楼问，犹如配合默契的夫妇的联手表演。尽管不愿想起，裕树耳边还是回响起昨晚志保边洗碗边说的话：

“我知道这样不好，可我就是讨厌你妹妹。”

志保还说过：

“一到你家里，我就感觉没有自己待的地方。”

妹妹阿梓离过两次婚，第二次离婚是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，回到娘家后顺利生下了孩子。今天是这个孩子一岁的生日。

裕树和阿梓兄妹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，按周围人的说法，他们是“斯文稳重的哥哥和争强好胜的妹妹”，因此有些合不来的地方。但裕树认为这极其自然。他爱自己的妹妹，也觉得妹妹对自己很重要。

“噢，你们来了。”

父亲正在客厅里等着。

“打麻将吧，打麻将。”

裕树的父母喜欢打麻将，甚至把一间六叠大的和室做了打麻将的专用房间。

“现在？”

家中以前一般是在饭后打麻将，所以裕树略带惊讶地问。

“老伴，现在也可以吧？饭菜差不多准备好了吧？”

听到父亲充满期待的声音，母亲在厨房里回答道：

“好好好。不趁着小霸王睡觉时玩，会被她捣乱的。”

“现在已经能抓着东西站起来了。”阿梓插嘴道。

在麻将屋中，也准备了志保的坐垫。那可以说是观众席，设在裕树的座位旁边。在四个主要的坐垫旁边，放好了盛有烟灰缸、酒杯和湿毛巾的烟具盘，裕树盘中的酒杯和湿毛巾都是双份。

“老头子，把香槟打开。”

母亲拿来酒瓶。

“裕树，你也陪着喝一杯吧，离回去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。”

裕树清楚地感觉身边的志保一下子正襟危坐。

一起干杯后，从类似小型手提公文包的容器中拿出了牌和骰子。

“裕树，你要是教会志保就好了。”

母亲的话中没有任何恶意，她微笑着冲志保说：

“这东西，记住了就很简单的。”

父母早年就喜欢叫人一起玩麻将。裕树和阿梓是看着他们打麻将长大的，小时候如果被叫过去一起玩，他们也挺高兴。但裕树只是和家人及父母的朋友打麻将，不论是学生时代还是参加工作后，在外面从未主动玩过。他还没有热衷到那种程度。

“这个，我可以喝吗？”

志保把裕树的酒杯拿在手中问，裕树点点头，她一口气喝了下去，说：

“我非常喜欢喝香槟。”

没有人附和她，这句话显得有些多余。

裕树初次遇到志保的时候，她也在喝香槟。那是在朋友的婚宴上，地点在白马村。新婚夫妇是在滑雪场相遇然后坠入爱河的，

所以在滑雪场举办宴会，那个时代盛行这种方式。

和不会打麻将一样，志保也不会滑雪。当然那天参加婚礼的人不可能滑雪。当时毗邻滑雪场的酒店中，志保在宴会场的窗边看着夜场照明灯下滑雪的客人，说：

“他们看上去真开心啊。”

说这句话时，志保的表情中没有丝毫憧憬，裕树颇感诧异。

“要不要我教你？”

裕树擅长滑雪，所以才这样说，可志保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，依旧盯着窗外回答道：“谢谢。”

那是能让对方明白的语气，显然不是接受，而是拒绝。

随后，她忽然把视线转向会场，问道：

“你怎么看那些人的盛装打扮？”

新娘的朋友们确实都是盛装打扮。“你怎么看”是志保的口头禅，但当时的裕树还不知道。志保没等裕树回答，就说：

“太不像样了，炫耀似的打扮得那么花枝招展，简直像是在舞会上等待王子挑选的小市民。”

那时志保在和怎样的男子谈恋爱呢？裕树到今天也不曾问过。

虽说是半庄制麻将，没想到很费时间。裕树之外的四个人喝白葡萄酒，裕树喝麦茶。母亲有几次去厨房瞧了瞧，阿梓有两次去卧室看女儿，第二次把女儿抱了下来。

“她醒了。”

在裕树的眼中，孩子看上去像个懒洋洋的物体，由个子小巧的

阿梓抱着显得太大了。虽说醒了，可还睡眼朦胧，正用小手把不知是口水还是眼泪的透明液体抹得满脸都是。阿梓小心翼翼地把她放到榻榻米上。

“都长牙了，裕树，快看。”志保说。

孩子吮吸着大拇指，脸贴着阿梓的大腿翻了个身。阿梓一脸认真地盯着自己的牌，只用右手抚摸着孩子柔软的头发，那动作看上去几乎是无意识的。

“碰。”

阿梓抚摩着孩子的头发，吐字清晰地说。已是下午六点多，裕树觉得肚子饿了。看情形，父亲和阿梓两人胜的可能性大。

裕树忽然感觉待着很难受。每个人重复着单调的动作，断断续续地说着重复的故事，如家中某个朋友的消息、父母去过的温泉（听说他们在那儿见到了鹿）等，让现在的裕树觉得相当遥远。赤绘的烟灰缸、拉窗下的小壁橱，这个房间中的一切依然原封不动，但裕树感到的不是亲切，而是怪异，像产生错觉时那种莫名其妙的感觉。

“你是不是以为我有情人？”

半年前，志保这样问过裕树。那次两人难得地一起去看电影，在回家的地铁里志保这样问。当时她还是一副让人读不懂的表情。

“有吗？”

两人并肩站着，裕树手抓吊环，向眼前的玻璃中映出的志保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志保回答着，哧哧地笑起来，“我不会去找什么情人，而且从来没有过。可我却想跟你分手，这是不是比有情人更恶劣？”

裕树有过情人，一起去旅行过两次，吃饭和做爱的次数估计是旅行的三十倍左右。但仅仅在最初能得到欢愉，后面剩下的只是煎熬。不论是对志保还是对那个女人，他都感到内疚。和志保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想见那个女人，而和那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又必定想见志保。与情人分手后，心灵得到了平静，裕树似乎一下子解脱了。

最后这局麻将是阿梓赢了，她说：“赚的钱够买牛奶了。”阿梓打麻将的风格依然如故，咋咋呼呼。

“你真厉害。”

志保说着向阿梓举杯示意，阿梓没有理睬。

小时候，阿梓总被别人误认为是男孩子。她长得瘦瘦的，肤色较黑，只有一双眼睛大而有神。长大后，她喜欢挑扎眼的流行服装穿，现在依然干瘦，皮肤依然那么黑，但已经成了有女人味的母亲了。不过在裕树心中，眼前的这个妹妹还和过去一样，还是顽皮聪明的阿梓。

“我喝醉了。”

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，志保说。

“在这个家里，光喝高级酒。”

刚进门的时候，就知道晚饭是中餐，已经闻到了干香菇熬汤的

味道和炖肉的香味。现在整个家中都弥漫着饭菜味，浓度之高甚至可以看到在空中飘荡的香气。

“裕树，你也陪着喝一杯。”

手拿啤酒的母亲又说了同样的话。“小霸王”已经完全清醒了，现在正被皮带固定在婴儿专用座椅上，露着仅有的两颗下牙笑。

母亲拿手的水饺对裕树来说是无可挑剔的亲切味道。父亲在席间朗诵了自己作的汉诗，母亲则用短歌应战。当啤酒换成了黄酒，裕树之外的四个人全变得脸颊通红的时候，晚餐忽然结束了。笑声和谈话声戛然而止，源源不断的盘子也断流了。

“真高兴。”父亲说，“是吧，老伴，今晚真高兴。”

每个人听来都觉得很怪异。重复了一次，变得更加伤感。

“我现在正在上学。”

在这瞬间到来的沉默中，阿梓对裕树说，语气似乎毫不犹豫。

“我想考取资格再去工作。”

“什么资格？”

“还不太清楚。”

又一次的沉默。

“你去的是什么学校？”裕树问。

“不要这样说。”说这句话的不是阿梓，而是父亲。

“不要这样说？我什么也没有说呀。”裕树有些莫名其妙。

志保把一只手放到裕树的大腿上。

“阿梓原本是个非常贤惠的妻子。”

母亲说。句尾上扬，像问句一样。

“和人开车来的时候，为了能让他痛快地喝酒，阿梓总是自己忍着不喝，回去的时候又替他开车，真是有奉献精神。”

志保扑哧一笑，打破了第三次沉默。

“因为我没有上过驾校。”

听了这句玩笑，只有阿梓一个人笑了。

“啊，这当然无所谓，我也不会开车什么的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”

裕树茫然地听着母亲的话，心想在这一刻，估计父亲不会再觉得高兴了。

志保会离开吗？

此前一直觉得真会发生也无可奈何的事，忽然带上了现实的色彩，而且感觉已迫在眉睫。恐惧笼罩了裕树：志保会离开吗，会抛弃自己吗？

气温不太高，但这个夜晚非常闷热。裕树和志保感谢了父母的款待，然后告辞，父母和妹妹把他们送出家门。站在院中踏脚石上回头看，裕树感觉送他们的人就像三个无依无靠的孩子。走在前面的志保看上去又在笑。

坐上车，裕树略感疲惫，又觉得一下子自由了，正像和情人分手时一样。

“吃了不少。”

裕树靠在车背上，松了一口气，又补充了一句：

“总之，顺利地结束了。”

他也搞不清这是对自己说的还是对志保说的。听不到志保的回答，他扭头一看，吃惊地发现志保在哭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裕树从车后座上拿过纸巾盒递过去。他从未见志保哭过。

“对不起，没什么，只是喝醉了。”

志保连声音都哽咽了，眼泪擦了又涌出来。

“我知道这样对不住你，可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和那些人相处。”

说到这儿，她的鼻子好像塞住了，她擤了一下，接着说：

“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，可我还是这么讨厌那些人，这难道不奇怪吗？你怎么看？”

裕树无言以对，缩了缩脖子。

“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他转动车钥匙，发动了汽车。

“稍微睡一下吧，那样就会平静下来。”

声音中透着露骨的不快和焦躁。

“不用。”

志保哽咽着说，又扑哧一声笑出来。

“家里的烤面包机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拔牙了，用拔过牙的嘴和人亲吻了。尽管没有情人，可我也会和人亲吻的。一直没有清理冰箱，里面估计还放着去年的蔬菜、火腿和奶酪什么的，

你知道吗？我们尽管在一起生活，却演绎着不同的故事，这些事你知道吗？”

志保没完没了地说着“你知道吗”。

“我今天有礼物送给你，你不知道吧？那不是买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送给你那种东西。”

裕树听得厌烦了，反复说：

“快睡会儿，你喝醉了。”

车中弥漫的中餐味道让他不快，一个喝醉的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也让他上火。

终于到了自己家，把车驶入车库的时候已近深夜，志保不再哭也不再笑了。不仅如此，她看起来甚至不再像自己的妻子。

“等等。”

志保叫住了正要往门口走的裕树。

“我刚才说了有礼物送给你，打开后备厢。”

裕树想起来了，吃饭的时候，志保从座位上起身，轻声让他把车钥匙给她。裕树给她车钥匙时想，她其实是拿出去取东西当借口，只是想出去外面透透气。

志保的礼物和她下面说的话，裕树都无法理解。后备厢里放着一套潜水衣，一提起来，衣服就无力地垂成了人的形状。

“你拿过来了？”

裕树说。在深夜的车库中，他盯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黑东西，那看上去像什么人的空壳，又像残骸，尽管冷冰冰的，却让人联想

到活生生的体温和气息。它离开了原来的主人，看上去好像不知所措，又像非常难为情。

“我们曾经彼此相爱，但是真不可思议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。”志保说，“喂，对这事，你怎么看？”

如果洋一也能来该有多好

“我像独身女人一样自由，像已婚女人一样孤独。”

夏芽一边往旅行包中塞行李，一边想。

静子已经七十四岁了。夏芽的母亲早已去世，她并不熟悉别的这个年龄的女性，所以无从比较，但是以七十四岁的年龄来说，静子年轻得恐怕让人吃惊。在别人眼中，她大概是个女强人，这也许与一直从事的工作有关系。静子在浅草经营一家小餐馆。无论在丈夫生前还是死后，甚至在生育孩子期间，她都没有停止工作。

夏芽把所有必需的物品塞进羊羔皮和帆布制成的大旅行包中，包括内衣、香烟、书，还为爱美而总是穿得单薄的静子带了一条厚厚的披肩。

静子当然不知道夏芽坠入了情网，不知道她为此身心憔悴，也不知道她已经失去这段恋情。

路易是个混血儿，父亲是法国人，母亲是日本人，比夏芽小七岁。